



.7
5



張 漢 青 著

鶴 矸 山 上

廣 州 文 化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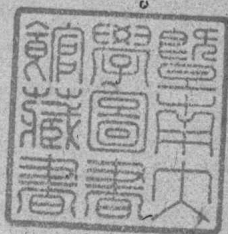
I 247.7
70185

1 23559

10318
閱覽室
226
(2)

上 山 礦 錫

張 漢 青 著



廣州文化出版社

1959·廣州

目 录

会前.....	(1)
月落日出.....	(12)
鵝磯山上.....	(21)
我爹從新加坡回來了.....	(42)

会 前

从第三坑口开往矿务局的吉普車，在公路上呼呼地飞奔。公路两旁枝叶茂密的树叢中，不时惊飞起一两只鳥兒，在微微搖晃的树梢上刷地掠过。凉风迎面扑来。遠处的群山，披着葱翠濃綠的衣裳，聳立在春天阳光灿烂的藍空里。吉普車上，坐着到局里去参加先进經驗交流會議的孙耀貴、小陈和老張。孙耀貴五十来岁，寬肩膀，粗眉毛，黑四方臉上，一片密密麻麻的絡腮鬚。这老矿工有个綽号，叫做“老游击”。不摸底細的人，以为他参加过游击战争，其实却是另外一回事；原来他脾气硬，性子倔，又不会奉承，所以在解放前老是受工头和收购所的欺压排挤，只好带着妻子在粤赣湘边的几座錫矿山上流浪。他做炮工，妻子做洗选工。这兒三四十天，那兒一两个月，受了許多苦，到处不得安生，“簡直就象打游击，”每逢談到过去，他就搖着头这么說。于是矿工們給他起了这个綽号。他也没有什么反感，只是微微一笑，摸着絡腮鬚說：“过去打游击，現在占住山头啦！”

孙耀貴这次到局里去开会，思想有些搞不通。他的工区沒有风钻，工人的操作还是一人拿錘，一人拿钎，叮叮当当，一个工班的进度頂多也只是八、九公寸。“人家是机械化，坐飞机；我們是手工业，坐牛車。坐牛車还有什么先进

經驗呀！”昨天工会主席通知他到局里开会时，他不滿地嘟嘟道：“再过几个月，风钻一来，我們这些經驗就要进棺材。賴主席呀，你还是做做好事，調我去学风钻吧！”現在，他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閉着眼睛，腦袋晃来晃去，一声也不吭。

小陈本來說話就不多，現在更显得沉靜。这个全矿聞名的年青的风钻手，土改时还是个地主的放牛娃，有一次在群众大会上，他紅着臉跳上台去講話，揭露了那个地主疏散物資的阴谋。他那激动的情緒和勇气使大家深深感动。他在党的教育下很快就成长起来，民主建政时参加了青年团。土改结束后，他到矿山上修公路，他领导的青年突击队是民工里一面耀眼的旗幟。矿山的行政方面在修路将近完工时，便通过組織把他留了下来。小陈那未脫孩子气的圓臉上，鑲着一对亮光閃閃的眼睛。他爱紅臉，胸腆得象个小姑娘。可是在墻头上打起风钻来。却象一只小老虎，突突突地，一台班就掘进二公尺多；今年第一季度，还創造了掘进三公尺的新纪录。

老張和小陈剛剛相反，是个冲天炮，有一說一，有二說二，肚內的事随时都摆到臉上。这是个結实的壮汉，那黑黝黝的皮肤，在阳光下閃射着健康的古銅色的光芒，与一般矿工由于少接触阳光而呈現貧血般的外表完全不同。他全身的肌肉似乎蘊藏着无尽的力量，坐在車上，也要不时伸伸胳膊，彈彈腿，做着松散骨节的动作。他說話声音洪亮，走起路来，地皮都踏得通通地响。他是全坑口坐第一把交椅的爆破手，从来沒有打过瞎炮，大家喊他“百发百中”。一路上，他兴致勃勃，比着手勢，說个不停。

註：（一）墻头即坑道里的工作面，北方人称“掌子”。

“……有一次，那才真是危險呀，我点到最后一个炮眼。手里的引綫突然灭了。我抓起电石灯，誰知用力过猛，随手一揮，那家伙扑地一声也灭了。眼看着先点的炮眼就要爆炸，导火綫吱吱地响，噴着火星。墙头上烟雾蒙蒙，那热辣辣的火药味呀，熏得你淚水直流，連眼睛都睜不开。我急得一身大汗，赶紧掏火柴。唉，越心急就越見鬼，你划一根，它灭一根，一連划了三根，都不中用。这时，有人在我背后大声喊：‘快跑呀，就要爆炸啦！’被他这一喊，我才发觉墙头上只有我一个人，风钻工和助手都跑了。我抓起一把火柴，大約有六七根，把它凑到噴着火星的炮眼上，嘩地閃起一簇火光，我终于点燃了最后的一条导火綫。……我松了一口气，轉身冲出来，大約跑出一丈来遠，就听見轰隆一声，天崩地裂，我好象被什么人突然抓起来，又突然往地下一掼……”

“受伤了？”小陈問。

“沒有，只擦破了一些皮……炸下来的几十吨矿石就堆在我脚后。要是走迟两步，我就埋在矿石里了……我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搶救了一个台班的进度，会得到领导上的表揚。哈哈，你猜怎么着？在支部大会上，大家把我批評了一通。那是老孙提出来的，是他起的头……”他伸手拍拍孙耀貴的肩头，“老游击。你还記得吧？”

孙耀貴扭轉头，睜开眼詫异地瞪着他。“什么？你說什么？”

“你記得我差点出事故的那桩事吧？你在支部大会上批評我……”

“怎么？批評錯啦？你到現在还不接受么？”孙耀貴对准老張喊起来，“你不怕死，这点精神值得佩服，可你事先

不檢查引綫，還拿電石燈和火柴去點炮眼。這，這是違反操作規程，不遵守技術紀律呀！我佩服你，可也要批評你。你說，我批評得對嗎？”

“哈哈，”老張爽朗地笑着，“看你急得……我這是當故事講呀，你批評得對呀，要不是那次的批評，我怎麼會一年多不出事故呀！可這叫什麼經驗呢，還要我去參加先進生產者會議，要我去介紹經驗，這可實在為難呀，老游擊！”他粗大的手又撲地拍在孫耀貴的肩膀上，“如果一定要我談經驗，我就談你，談那次的批評。哈哈，你別瞪眼睛吹鬍子呀，我說的可是實話，半句也不假。就是那次受了批評，我才經心，才事先來個檢查。經驗么，也只有這麼一條”。

小陳說：“太簡單了。”

老張說：“太簡單？事情本來就這麼簡單嘛！”

孫耀貴說：“嘿，說得好聽。當時你不是氣得臉紅脖子粗么？不是說豁出一條生命換來一通批評么？不是說好心沒得好報么？你還匡浪一下，推開橈子，冲着黨委書記，叫他評評理，你還記得么？你呀，還吹哩……”

“我沒忘呀！”老張改變了他的笑容，臉色突然嚴肅起來，環顧了一下兩個伙伴，“唉，我就是這個毛病還沒改造得好，面子上一時轉不過彎，放不下……可事後想通了，也就改了。領火葯啦，裝雷管啦，裝炮眼啦……樣樣都來個檢查。可也的確想不到，這一改就變成個先進經驗……所以說，要我介紹，只好介紹你們的批評。”

“還是多想想吧，別馬馬虎虎，技術上的問題，怎樣百發百中，怎樣不打瞎炮，這中間的道理，也要介紹一下。”孫耀貴說到這里，兩道目光忽然掃在小陳臉上，神色間透露

着对年青一代的爱慕，但也不无感慨地繼續說道：“你們的經驗，推广推广，实在有好处。我沒經驗倒是真的，手工操作，有个啥意思呀？瞎！小陈，我要拜你做师傅哩！”

“孙师傅，你看你扯到哪兒去了。”这个青年人被老矿工的贊美激动起来，臉孔刷地紅了。他那紅潤的臉色和閃光的眼睛显示出心中无法掩飾的愉快和欢喜。他用帶着童音的悅耳的声調，恳求的說：“我做矿工才几天呀，矿山上的活兒，我能懂得多少呀，你老人家可別开玩笑呀！”

“不，小陈，这不是开玩笑。”孙耀貴認真地对他說：

“有人怕风钻，說那活兒太苦，抱在怀里打起来，突突突地，比战场上开机关枪还爆热，震得你心惊肉跳。說那不是老头子干的活兒，我可不信这些鬼話，我这双手拿了几十年的鉄錘和釘子，难道就拿不起风钻？”他举起两只粗大的久經劳动的手，伸到小陈面前，有力地搖着。“你听见么？有人說，风钻来了，机械化了，老矿工只好去推矿車了，只好去洗矿石了，只好去搬釘子了……嘿嘿，这是什么話！这是矿工們說得出口的話么？一座座大山你都能钻进去，象孙悟空一样，在它肚皮里翻筋斗，使拳脚，施展本領，难道还怕风钻么！”

孙耀貴越談越兴致，于是照例要提到过去“打游击”的故事了。他說，在那苦难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打到“砂包”^①，怕被工头知道，便叫他老婆放出謠言，說他得到暴病死了。而这个人却偷偷地挟了床破棉被和一块木板，躺在窿洞里，日夜不停地打，連吃飯也不敢出来。后来被工头查出，搶走了“砂包”，还活活把他埋死在窿洞里。他叹口气，說旧社会的矿工就是这样，說要不是来了共产党，他的老骨

註：（一）砂包，不为矿石所包圍的、凝結在一起的錫砂。

头也許早就同样地不知埋在那个窿洞里了。並說現在提出要在十五年內赶上英国，不学风钻还行嗎。最后表示：“这次到局里，我是沒有經驗的，我抱定主意，去向人家风钻工学习。”

“誰不是去学习的？”老張被孙耀貴的話所激动，洪亮的声音变得深沉了，他帶着安慰的感情說：“风钻跟手工不同，可掘進的道理却一样，如何看矿石的紋理，如何打洞，如何拉槽，那不是个样么？你老人家不介紹經驗，那还了得！”

小陈也激动地嚷道：“对呀，老張說得对呀！”

这时，司机突然按了一下喇叭，說：“第一坑口的人在等我們哩。”

他們一齐伸头望去，只見前面的公路上站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穿白襯衫的姑娘，手里拿着一件紅色的外套。他們迎着車子，举着手。他們看到車子的速度緩下来时，便都放下手，互相說着話。只有那个姑娘，不仅沒有放下手，相反地还把那紅色的外套揮舞起来了。

老張早已离开座位，弓着粗敦敦的腰肢，把腦袋挤在司机与孙耀貴之間，嘖嘖地說：“她一定是第一坑口那个叫李玉兰的风钻工。小陈，这可是你的对手呀！”他这么說着，却没有回过头来，也沒有想到要讓位給那个焦急的青年人，只是伸出一只手去摸碰背后的小陈。可是他不得小陈回答，便又突然縮回身，挪变个位置，把腦袋从車子的側面伸出去，还拼命搖着手，大声喊道：“老陆，喂，陆志忠，你也到局里去开会呀？好家伙，听說你发明了什么竹片装药法，快点介紹介紹呀！”沒等車子停定，他一个翻身就跳下車，扑到陆志忠跟前，在他肩膀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又拦腰一摸

就把他抱了起来。

这时孙耀贵也在一片活跃的愉快的闹闹嚷嚷的招呼声中跳下車，跟大家握手，問候，交換着生产情况。只有小陈还坐在車上，紅着臉。他是認識那个女风钻工李玉兰的。那是前年冬天，局里选拔一批优秀的青工到外省先进矿山去学开风钻。在这批青工当中，有一个小姑娘，又調皮，又好笑，往往为了一丁点事兒，就笑彎了腰。当地的老矿工們不相信她会吃得起这份苦，暗地里商量着給領導上提意見，調她去学开鍛钎机。因为那活兒輕松些。后来幸亏有人提出是局里派来的，不便隨意調动，才勉强收她做徒弟。可她什么也覺得新鮮，对別人善意的藏着疑惑和嘲諷的眼光毫不在意。穿起风钻工的工作服时，高兴得举手抬脚，彎身轉背，自己看了又看，那一閃一忽的眼睛兴奋得流出泪水。走在窿洞里，还大声唱歌。第一次干完活出来时，她那湿淋淋的身体仿佛是从泥水里钻出来的，但两个大眼睛却閃着一种特別兴奋和愉快的光輝。紅噴噴的臉蛋上，沾滿黑色的机油和白灰灰的矿石粉。她手里抓着矿帽，小鳥一样飞到火堆旁边^①，指划着每个人的臉，格格地大声笑着。当窿洞里傳來郁悶的裏隆裏隆的爆破声时，她揚起头，睜大閃亮的眼睛，咬着小嘴唇，机灵地側耳听着，用手点着爆破的次数，最后两只小手在胸前一合，高兴地嚷道：“你們听，多好呀，沒有一个瞎炮。”这个小姑娘就是李玉兰。在那段寶貴的学习的日子里，她那快乐的情緒始終感染着所有的青工。后来在团小組会上，小陈知道她是个初中毕业生，可她也是在苦难里长成的雇农的女兒；父亲是矿山附近一个乡的支部書記。

小陈記得：有一次，压风工段的压风机突然发生事故，窿洞里运送空气的设备受到影响，壩头太深太遠，空气稀

薄。电石灯熄灭了，风钻停了，人們呼吸困难。在一片窒息的漆黑里，只听见班长急促地叫：出窿出窿，在这兒呆下去要晕倒。当时小陈和李玉兰同在一个墙头当风钻工的助手，他听见李玉兰喊了一声什么，拉着他的手便跑出去。他們紧张地在坑道中跑了一段路，突然李玉兰脚下一滑，哎哟一声，跌落了下去。他的心慌做一团，颤抖着手往地下一摸，才知道这地方原来是一个豎井。他們必須通过一条陡直的小木梯，爬到下面的另一条坑道上，才能走出窿洞，可是慌乱之間什么都忘記了。他急得全身暴热，腦門发晕，摸索着爬下小木梯，突然听见隱隱約約的隆隆响着的矿車的声音。他的心一抖，腦子里閃起一个恐怖的思想：糟啦，李玉兰就要被矿車压死啦！他抓着小木梯的把手，刷地滑下去。在黑暗中，他摸到躺在軌道上的李玉兰。立刻抱起她，迅速貼到岩壁上去。接着只听见轰隆一声，矿車卷起一陣风，呼地从他們身边擦过。……当李玉兰从医院出来时，他很怕她要說一些感謝的話，使得自己没有办法回答。可是她依旧格格地笑着，好象沒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这才使他放了心。学习結束之后，他們回到自己的矿山，分配了崗位，彼此就沒有見過面。想不到此刻会在这兒見到她，更想不到她长得这么高大了，越发显得結实、快乐，焕发着撲人的青春 健美的光芒。

“是你么？小陈！”李玉兰喊着跑过来。她的声音里充滿着巧遇的兴奋和喜悦。

小陈惊慌失措地紅着臉，显然是不懂得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註(一)：坑道里和墙头上的岩石不断地流水出来，工人們在墙头上工作，全身从里到外都要被淋湿，所以出窿洞后都要烤火。

“我早就知道啦，我在小报上看見你的事迹咧。”李玉兰說。她兴奋地注視了一下小陈的臉色，那眼神似乎在說，我一直沒有把你忘記，一直在关心着你的劳动。这时她看見人們朝車子走来了，便縱身矯健地跳上車，同时又熱誠地指着座位讓給別人，說自己隨便擠一下就行，說很快就要到局里了。孙耀貴請她到前面去，她笑着推辭，死也不肯，並說占了老人家的位子要折福的。最后她挤在小陈身边。于是車子又呼呼地飛奔起来。老張望了小陈一眼，意味深長地說：“原来你們是老相識呀！”

“我們是師兄妹哩！”李玉兰愉快地說。

“啊啊，怪不得……”老張洪亮地哈哈大笑起来。

自然他的笑声会引起周圍的人对小陈和李玉兰的注意。孙耀貴眯着眼打量李玉兰，神色間彷彿說：“好姑娘，我們的小陈配得上你。”而第一坑口的矿工們的眼睛却更多地停留在小陈的臉上，那些眼睛虽然也閃耀着善意的友好的光輝，但小陈感覺到他們似乎在問：“你就是那个新紀錄的創造者么？多么象个姑娘呀。”

而李玉兰呢，她避开大家的視線，俯下头，若无其事地用手整理着黑油油的短髮上的夾子。这时車子轉了个弯，她瞥了小陈一眼，显然是打算打破这个局面，大声說：“你們看，从这兒可以看見我們第一坑口。哪，多高，多陡，多險呀，那山尖插到云彩里去了！”

随着这个女風鑽工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見一片峰巒起伏的高山，上面縱橫着几条窄小的山路，路旁穩約地显出一些黑色的窿口。山腰間，毗連着一些結構簡單朴素的平房。山峰上，白云繚繞，象烟似的，霧似的，在黑色的峰巒上翻滾。仔細望去，可以看見山路上有些人影在走動；隱約还可

以听見鍛釐机怒吼般的鳴响，在山谷間有节奏地震蕩。車子再轉弯时，他們看見一条小河，在山脚下蜿蜒地靜靜地流着。小河旁边，一排白色的工人宿舍在灿烂的阳光下面閃耀。

“多好看呀，”李玉兰又愉快地嚷起来，恢复了原来的活潑，“从这兒望去，完全象画里一样，多美呀！在这座山里，我們爆破了多少矿石，流了多少汗，聞了多少炮烟，开了多少窿洞，得了多少錫砂……那山里呀，坑道一层一层，一条一条，有横有直，那兒还有电灯，有鉄路，象一座地下城市。想起来，多有意思呀，又多有意义呀……”

这时車子又轉了个弯，走出群山的环抱，以更快的速度在平坦的公路上飞奔。迎面撲来的气流有着一種春天的曠野散发出来的香味，沁人心脾。这阳光，这平坦的公路，这春天美好的气息，使李玉兰說完話之后，不去等待任何人的回答，自个兒接着便輕輕地哼起歌来。也許是由于要到局里去开經驗交流會議的喜悦，总之，这个姑娘哼了一会便抑制不住地放声歌唱起来。

孙耀貴似乎被这充滿着青春的欢乐的歌声所感染，不再打瞌睡了。他跟挤在身旁的第一坑口的一个老矿工热烈地談論起什么来，並且固执地嚷道：“要学风钻，一定要学，不学就落后，赶不上时代……来，我們几个坑口的老工人也来个競賽！”

听到孙耀貴的話，老張按着陆志忠的胳膊說：“挑战，老陆，我們第三坑口的爆破手要向你們第一坑口的爆破手来个挑战！”

“来呀，怕你么？你挑战我就应战。”陆志忠举起拳头說：“我們第一坑口永遠是第一！”

“可你那个竹片装药法要公开呀！”

“我这不是就要到局里去交流經驗么？你真是……今天誰还想保留一手呀！”

李玉兰忽然停止歌唱，格格地笑起来。

“我們也来个挑战吧，小陈！”她說。

我們應該說，自从第一坑口的工人們上車以后，小陈一直是沉浸在喜悅的感情里。他还想起許多事情：那放牛娃的生活，那土改的斗争場面，那学开风钻的日子，那在黑暗中搶救起李玉兰的情景，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种种幻想，都在他腦子里幕幕地閃掠着。因此，当他听到李玉兰的挑战时，便脫口应道：“是呀，为了我們将来的幸福，你提出条件吧，我应战！”

矿工們都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声豪迈地蕩漾在春天的群山和曠野中間……

月 落 日 出

第三坑口一号窿下夜班的矿工跟上夜班的矿工办完交接之后，上夜班的矿工便三三两两地，从坡度相当陡的山徑走下去。他們錯杂晃动的身影，連同愉快热烈的声音，在春夜蒼茫的月色下很快就消逝了。这时，下夜班的班长提着嘶嘶发响的电石灯，站在窿洞前鉄軌交叉的地方，响亮地嘱咐大伙再檢查一次工具，並說他要先去視察墻头的情况，等炮烟一散，就出来喊大伙进窿。他一边說，一边大踏步朝阴暗的窿口走去。班长走后，下夜班的矿工們便在窿口站着，蹲着，坐着，交談着。其中有一个年青的推車工，懶洋洋地坐在鉄軌上，双手抱着膝头，听到別人的一句关于大跃进的說話，便帶着不滿的情緒說道：“叫人家大跃进，又不給人家学技术，这还不是右傾保守呀！”又說：“怎么不培养我們呀，难道我們一輩子只配当杂工么？”

这个青年工人叫呂德明，他結实的身上穿着深藍色的矿工胶衣，头上戴着矿帽，从帽檐的阴影下露出一張眉目清秀的臉，但此刻給人的感覺却有点札眼和消沉。他是剛从第五坑口調过来的。大凡从第五坑口調到第三坑口的矿工，都有个不踏实的想法：一方面覺得从手工操作的坑口調到机械化

的坑口，不愁學不到技術；一方面又覺得原本的級別無形中都降低了，四級工往往當作二級工使喚。於是肚內總有點委屈的味兒。而且，當初調動的時候，大伙盡想着要學開風鑽，再不然也要在壓風工段或鍛釐工段學開機器。誰知絕大多數都派去當推車工。因此，他們對第三坑口的領導就有了意見，背地里免不了發幾句牢騷。不過像這個青年工人這樣毫無顧忌地在公開場合這麼叫嚷，這還是第一次。這個青年工人那種埋怨領導的灰溜溜的神氣，自然引起了第五坑口調來的幾個推車工的注意和同情，他們的嘴角立刻浮起一種自嘲的贊許的微笑。原來在第三坑口的風鑽工和爆破手則對他表示不滿，他們的視線詫異地集中到他臉上，心里想：這小子思想問題可不少哩！

這時，在一號窿下夜班的礦工們中間，有一個壯年的推車工，正埋頭在地上擺弄着幾塊礦石。聽到青年工人那種唉聲嘆氣的言語，便像久經戰鬥的老兵在戰場上聽到突然的一響槍聲似的，猛然斜側着頭，嚴厲地瞪了呂德明一眼，那眼里閃着一種冷靜而威嚴的光，仿佛說：一個青年礦工怎麼說得出這種話呢？雖然他的動作是如此輕微，卻還是立刻就感染了周圍的礦工，大伙都掉轉頭注視着他那矮矮的身材。原來第三坑口的風鑽工和爆破手的眼睛都射出興奮、尊敬的神色，熱切地期待他說幾句鼓舞人心和批評呂德明的話。而第五坑口調來的幾個推車工便有意避開他的視線，惶惑地低下頭。呂德明也從斜刺里瞟了這個他不認識的推車工一眼，那眼神像是問：“我說錯啦？”

原來這個人是第三坑口的黨總支副書記曹立華，在十多天前下放到一號窿來當推車工的。剛才他將信手揀來的幾塊礦石當成礦車，擺弄着，調配着，思索着，想研究出一個更

好的搬运矿石的办法。现在他站起身，在下半夜的月色下，直挺挺地站着，那矮短的身材，那宽厚的腰背，那严峻的脸型给人一种坚强的感觉。不难看出，这是一种饱经风霜的与部队生活有关的体质。

在大伙沉静下来注视着他的瞬息间，曹立华忽然想到吕德明原本是第五坑口的一个出色的四级炮工，共青团员，参加过全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可怎么刚调过来两天就有这样的思想呢？是别人影响的吧？如果这样，那么这种思想是一种典型呀，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思想呀。于是他脑子里突然间掠过报纸社论上的一句话：“政治是灵魂，是统帅。”他觉得自己下窿以来，对工人的思想问题是注意得不够了。一种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的责任感顷刻间湧上他心头，适才那种对吕德明的不满也便变成了一种自我责备的感情，那严峻的面容也恢复了原有的亲切与和蔼。他穿过人们的阴影走到吕德明身边，蹲下来跟他並排挤着坐到铁轨上。吕德明挪动了一下身子，畏惧地斜着眼睛膘了他一下，心想：你要批评就批评吧，用不着装模作样呀！曹立华正想开口说几句话，不想刚巧在这当儿从窿洞里传出来班长嗡嗡响着的带着回音的叫大伙进窿的喊声。因此他拍了一下吕德明的肩膀，灵活地跳起身说：“小伙子，别想心事了，进窿干活吧。”吕德明有意不跟曹立华一起进窿，他把电石灯举得高高的，仰着头，转着灯，装出在检查那盏灯的毛病似的。当曹立华推着矿车走进窿口时，第五坑口调来的一个矿工用胳膊碰了吕德明一下，秘密地贴在他耳边说：“你猜这个人是谁？是第三坑口的党总支副书记啊！”

“噢！”吕德明那只高举电石灯的手忽地垂了下来，由于这迅捷的一挥，电石灯熄灭了。他惶惑地站在铁轨中间，